# 女客户差点把方原给强暴了

4

都市情感

**邓燕婷 著**
山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年轻俊朗的方原刑满释放后到海城闯荡，借住在以生产盗版碟为生的陶军家中。他尝试过多种职业，最后听从陶军的建议做起了“出租爸爸”。方原的雇主是单身妈妈群体，方原不能不和她们发生联系。海归女律师舒儿有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；性格豪爽生活放荡的美女施米路一直试图勾引方原；上市公司老总高小姐总是神秘莫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方原揣着2000块钱去海城。凌晨四点，火车到站了。无处可去的方原，只得在天桥底下铺上几张报纸，躺在上面。等他一觉醒来，发现已经被小偷洗劫一空。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陶军。

车子沿滨海大道朝中国城驶去，这条路建得很开阔，很美丽，沿途的花花草草在艳阳下和废气中仍然郁郁葱葱，那些剑麻和棕榈越炎热越疯长。虽然接到活儿，马上就有工开，方原的神情还是有点忧伤。

刚开始方原差点去走偏门了，因为每次出去找工作，只要在履历上填上“刑满释放人员”六个字，就完全没有机会。后来他披了马甲在网上诉苦，网友支招，见工时先不填这个，等表现好了再说。于是真的让他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南山一个科技开发公司做销售助理，两个月后，他自以为业绩不错，上司和同事已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，便趁一次跟主管喝酒，主动讲了出来。因为不讲，到签合同时隐瞒的话，后果会更严重。主管那天晚上大吃一惊后马上表示同情，但第二天上班，他就隐隐感到办公室的气氛没平常热闹，那些经常揪着要他请吃快餐的小女孩再也不闹了，而且她们一上洗手间就把包锁进抽屉里；他去泡咖啡，也没人递杯过来说“顺便”了。试用期一到，他就被辞退了。他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没有到人力资源部去要说法，何必自取其辱，让自己雪上加霜呢？人事主管是个发胖的中年妇人，她一定会满脸堆笑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因为公司有要求，不能用有前科的人。”

临走，几个同事不知出于什么心态，把他送到电梯口。他觉得，他们的笑都是拼命挤出来的。

抱着纸箱走到大厦外面，面对阳光灿烂的城市，方原终于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慑力从正面、背面和侧面压迫过来，他有点喘不过气了。但他答应了哥不走回头路，这是他的底线。在一起相处了三个多月，方原才告诉陶军自己的过去。陶军就是有个性，跟那个虚伪装B的主管做法截然不同，当即眼睛发亮，像发现了一块未经打磨的钻石，大声叫好，然后也把自己的事抖出来，然后拉他入伙，说要强强联手把盗版事业做大做强。

陶军还说，可打本给他在西门电子街开一家店，以那个地方做批发点，把香港跑来买碟的生意也做了，从生产到终端，中间的利润更可观。“那些香港人很厉害的，拿个大包过来，不塞满不肯回去。价高量大，别小看这门生意。”

方原说：“陶哥，你的心意我领啦，但我的原则是好朋友不要一起干活，能一起住已经不容易了，更何况我是一个有案底的人，万一出了事我比谁都死得快，还会连累你们，那可不只是罚款那么简单的，说不定因为我，你会被升级定性为黑社会……”

陶军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，便没再强求，只是定期在鞋柜上搁一些钱，让他买家里吃的用的。那一阵子，方原做地产中介，没底薪，只挣佣金，经常两手空空，但他还是坚持天天上班，下班就顺路到超市买菜，回来做两个人的饭。周末没事，方原就在家里洗衣服，拖地板，收拾房间，打扫客厅。有个星期天陶军带了个网上认识的女孩回来，女网友一边跟他进房一边小声问：“你请的是男保姆呀？还挺帅的，要很贵吧……”

这种场面方原一般都不作澄清，就让陶军威风点吧，就差没叫他一句“少爷”。方原的默认，的确让陶军挣了不少面子，他头上像马上戴了个光环似的，闪闪发亮起来。关上门，躺上床后，更拿自己当少爷，自我膨胀得淋漓尽致。

地产中介是方原在海城找的第二份工，来得非常顺利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房地产中介公司也需要执业资格，可方原应聘时踌躇满志地说，他的执业资格就是一张嘴、一张微笑的脸。经理抬头扫了他一眼，就铁定要他。这次他吸取了上一次被开的教训，坚决不提过去。方原头一个月就成为那家公司的最佳业绩新人，第三个月破格升为主管，第五个月成为分公司的皇牌代理人。但即使这样，他的收入还是很低，因为市道不好，看楼的人多，出手的人少。

正当方原对这一行悲观绝望时，有一天，他跟踪已久的甲方给他打来电话，同意把房子交给他代理。那是公司附近一个较新的楼盘，售价每平方米二万余，业主和租客大都是中产人家。在那儿拥有四套房子的业主姓汪，是个单身富婆。公司有个女职员跟汪小姐的CASE两个月了，她死活不肯授权给公司放盘。后来经理请方原出马。

方原第一次给她打电话，就非常注意细节。他知道对方是个离婚女人，便无视她年将五十，直称她为汪小姐。汪小姐开始很酷，声音生硬得没尾气，但聊着聊着，她就柔软起来，从低音区向高音区连续攀升了两个调，人像在那边被人吊了“威亚”似的，停在半空迟迟不肯放下。

方原心里就有底了。果然，这个案子跟了不到一个月，汪小姐就蹬着细高跟拖鞋，牵着一条英国可卡，或者说是被她的可卡倒牵着，花枝乱颤一路小跑地来到公司，见到方原更大感意外，喜上眉梢，绽放出一脸皱褶做的桃花。当下，她就邀他第二天下午到家里签代理合同。

这让方原激动得手心冒汗。没想到那满脸黄褐斑的汪小姐太压抑了，开始用言语挑逗，又俯身到他的脚边捡起地毡上的一根头发，让胸前的深沟彻底进入他的视野。

方原为求签单的大肆赞美显然刺激了人家，在点了印度香的客厅里才喝了半杯红酒，她就绕过茶几，自我感觉是贵妃醉酒，重重往他的身上倒了下去，先打翻了一杯龙井茶，再碰倒了一瓶百合花，最后巨大的身躯几乎把他压倒在沙发上。

方原开始且战且退，他完全有能力反抗，只是思维紊乱，意识模糊。汪小姐既是贵客，还是女人啊！这贵客又是经理亲自开口让他出马的。刚才出门时，一室的人都笑着说，等着他把合同签回来，要老板请吃饭。好事的女同事还开玩笑说：“必要时献身也要搞掂啊！”

可是，当那张涂满油彩与厚粉的大脸像捞子一样罩下来时，他骤觉自己是鱼缸里的一尾锦鲤，马上要被人打捞上去，放在砧板上乱砍。他内心升腾出一股恐惧，本能地用手撑住她，没料撑着的是她的一堆厚胸。她更是欲火中烧……没想到女人的强吻也会让人窒息。他忍无可忍，最后选择不顾一切用力一推，汪小姐便仰倒了。她捂住心口，像一袋松了口的土豆滚落一边，胸起伏着，嘴喘着粗气，说不出话来。

方原像吃了苍蝇一样，用力在大红地毡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又用手背使劲抹去嘴里吃到的口红。他定下神后，一把抓回茶几上填好但未签名的合同，往包里一塞，用粤语骂了一句：“死八婆，凭几套破房子就想强奸我啊？！”遂夺门而去。

回到公司，右腮仍有擦不掉的一点口红，像被热烈亲吻过的痕迹，免不了被大家耻笑一番。

# 下岗的汉子要离婚是因常挨老婆打

1

婚恋小说

**宗昊 著**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作为妇联任命的“公益律师”，姚遥的任务似乎永远是为在婚姻中历尽不幸的女人争取最大的权利。凡是找她的男人女人，她只有一句话：离吧，不要找任何理由凑合。但是就是有那么多女人，她们对姚遥说的第一句话仍然是：我不想离。这是为什么？

直到有一天，姚遥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公也在做着令她无法忍受的事情。是给自己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？还是按照心理咨询师说的去做？这个时候姚遥突然发现，离婚并不简单，财产可以分配，孩子抚养可以协议，感情的伤害却无法弥补。她想起无数女人说过的话“我不想离”，这四个字的含义，她终于明白了。

姚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克制不住地打量眼前这个男人：40多岁了，有点谢顶，眼睛里充满了惊恐、无奈和委屈。做了十年律师，打了7年离婚官司，姚遥还是第一次看见带着这样委屈神情来找她求助的男人。

姚遥的助手晶晶为这个男人泡了一杯龙井。也是没来由，从接到这个男人的第一个预约电话起，晶晶就觉得这个男人是个可怜虫。他打电话的声音颤颤巍巍，声音还小得可怜，晶晶好几次都让他把声音提高了再说话，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还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。

男人的眼光开始是无处可放，不敢和姚遥对视，晶晶端着热茶一进来，把他的眼神救了。他一直盯着晶晶行走的线路，当他发现晶晶是在给他倒茶，他立刻诚惶诚恐地站起来，速度之快让姚遥和晶晶都始料未及，差点把椅子都拽倒了。

晶晶把茶杯放下，给了男人一个职业的笑容，男人更加惶恐，搓着手说：“不用麻烦。您看，我不渴！”

姚遥坐在桌子对面，观察着他，凭借职业的敏感，她觉得这个男人不是刻意在找这种状态，他是真实的。可是，是什么情况能让一个男人如此胆怯和惊恐呢？姚遥安抚着他说：“您不用这么紧张。您找我有什么事，可以直说。”

男人又搓了搓手，狠狠点了点头，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是，是。我是听妇联的张大姐说，说您是个好律师，我这才来找您的！”

姚遥有点惊讶，妇联？还张大姐？“您是说，权益部的张部长吗？她介绍您来的？”姚遥又问了一句。

男人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。姚遥迅速调整自己的表情，又慢慢说：“我和张部长合作很多年了。她介绍您来找我，是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？”

这问话如同导火索，姚遥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色迅速变了，如同孩子般，在短短两三秒钟之内就变得无可挽回，眼睛红了，嘴角撇了，连鼻头都红了。在两滴浑浊的泪珠滚落之后，男人的抽噎变得肆无忌惮，最后就成了号啕大哭。

7年里，姚遥平均每周都要接待一名妇联介绍来的女当事人。每周姚遥的办公室里都会弥漫着泪水凝结成的空气。但是，看一个中年男人号啕大哭，姚遥还是第一次。

足足过了5分钟，男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了平静。姚遥看着半盒纸巾已经被揉成了纸团，这才把录音笔打开，安慰男人说：“到我这来的，都是有一肚子委屈，您现在要是平复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”

男人没说话，而是向上撸起了袖子。姚遥的视线聚焦在他的胳膊上，一块一块的淤青现了出来。淤青的程度不一，看来造成的时间也不一样。淤青之间，还隐约有别的伤疤，似乎是割伤的，近距离地观察，有些恐怖。

男人收起一只胳膊，又撸起另一只，也是这样，然后是腿，男人只把裤管卷到了膝盖，两条小腿上也都是伤痕累累。男人为难地说：“还有腰、后背也是，肩膀上也有。”

男人展示完伤，开始说话：“我姓姜，我叫姜玉成。我找您，是想咨询一下，怎么能尽快离婚，越快越好。”

姚遥问：“那您身上的伤……”

姜玉成叹口气，说：“打的，我媳妇打的！”

姚遥太惊诧了，眼前这个男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五以上，微胖，除了面色憔悴和微微谢顶以外，看不出有太柔弱的地方。被老婆打成这样，这老婆得什么样啊？

姜玉成看出了姚遥的惊讶，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眼光，很镇定，缓缓地说：“我没骗您。我和我媳妇结婚十多年了，头三年我们还挺好的，到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大。尤其是从前年开始，我们厂子效益不好，我下岗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越瞧我越不顺眼。开始是天天骂，骂我好吃懒做，骂我光吃不拉……开始我还忍着，想着她可能快到更年期了，脾气不好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是后来，她越骂越难听，在屋里骂还不行，还要把我揪到院子里骂。您知道吗？我们住的地儿在南城，街坊邻居的全认识。她把我揪到院子里骂呀，整个大杂院的都能听见。老街坊出来劝，没用；居委会的来劝，也没用。后来把我实在是骂急了，我就还了嘴，她就开始打我！甭管什么事，只要是瞧我不顺眼，她手边有什么就抄起什么打我啊！”

姚遥忍不住地插了一句：“你没反抗过吗？”

姜玉成把头低得都快夹到两腿中间了，他说：“我打不过她。她每次都是下死手，都恨不得当时就能把我打死。有一次，把我实在打急了，我就往外跑，正赶上我们大舅子来，在胡同里迎面就撞上了。您知道吗？连她亲哥哥都瞧不下去了，她那天是举着菜刀追我啊。是她哥哥上去把刀给抢下来的，完了还领着我去医院缝的针，当时一胡同的人都吓傻了，我的血啊，您知道吗？从我们家厨房一直流到胡同口啊！”

姚遥听着姜玉成的叙述，看着这个男人泛红的眼圈和鼻头，不由得不相信，不过，姚遥还是说：“您说的这些我都相信，不过，家庭暴力这种事是需要举证的，恐怕我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取证。”

姜玉成的眼睛突然有点发亮，他有点兴奋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张大姐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那次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被她打得不敢回家，就跑到居委会躲着。居委会的吴大妈也是看不下去了，就带着我去了妇联。不怕您笑话，我知道妇联那是给女同志撑腰的地儿，您说我一个大老爷们，让媳妇给打得上妇联说理，您说我这脸……咳，反正我这辈子是没脸见人了。”

姚遥不得不同情起这个男人。当他被居委会的老大妈领进妇联的时候，他的尊严那一刻应该已经丧失到底了吧。

姜玉成接着说：“后来张大姐问了情况，又看了我的伤，说男人打老婆她们管，这女人打老公她们也得管。然后，她们几个领导就去我们家了。”

姚遥问：“有效果吗？”

姜玉成痛苦地摇摇头，眼睛都闭上了，说：“没有啊！您知道吗？妇联的领导不光去了我们家，还去了我媳妇他们单位，没用！当时找她谈话，她说她不打了；转过脸来就不是她啊，回来接茬儿打。”

姚遥问：“那您又找妇联了吗？”

姜玉成说：“找了！妇联还偷偷联系了一个治精神病的大夫来我们家看过，人家大夫说她没病！后来张部长说她也没辙了，就让我去医院验伤，然后让我来找您。您知道吗？现在妇联的人都认识我了，见着我就问‘还没离吗？’”

姜玉成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拿出一沓子纸，姚遥接过来看了看，都是医院的诊断书，各种伤害证明，时间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一年前。姚遥不解地说：“既然医生鉴定了您爱人的精神没有问题，您又长期受虐待，您怎么不早点提离婚呢？”

姜玉成嗫嚅了半晌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我们结婚以后住的房子是她娘家给的。我要是离了婚，没地方去。”

姚遥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怎么现在又下定决心离了呢？”

姜玉成脸都红了，又吭哧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们家……要拆迁了。”